

每次工作都要爬几十米的铁梯，上到塔吊工作室。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



有一种职业，每天处在城市上空，他们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，也要承受别人难以体会的孤独。

王来春，45岁，安丘人，是一名与蓝天相伴的塔吊司机。每天八个多小时的时间，他都处在潍坊的上空，像一个“舞者”一样操作手中的控制杆，改变着这个城市。到今年，已经工作了27个年头。

与蓝天相伴的“高空舞者”

文/本报记者 张浩 片/本报记者 孙国祥

爬20多米高架不用一分钟

8日上午11点，地面气温已有些灼人。在潍安路健康街交叉口附近一个在建工地塔吊上，王来春手握操作杆，眼睛盯着塔臂下方，将下面工人所需钢筋准确地送到他们手中。

这是一栋开工不久的新建住宅楼，楼层还不高，塔吊高23米，差不多七层楼的高度。没有电梯，上塔只能一步步的往上爬。对王来春来说，爬二三十米的塔吊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他已经

从地面爬上了塔吊顶部驾驶室，中间都不用停下休息。

爬吊塔看上去好像很简单，做好安全措施后，记者也体验了一把。沿着塔吊中间垂直楼梯手脚并用向上爬，十米不到就已经大汗淋漓，往下一看，不禁手脚发软。等爬到塔吊驾驶室的时候，已经过了将近十分钟。

王来春说爬塔吊的时候要平视，不要向下看，新手刚开始的时候多数都不适应。王来春的工友张建治也有十几年的塔吊经

历，他说第一次上塔吊的时候是在一个秋天，云多风也大，等他爬上三十多米高塔吊的时候，感觉离自己头顶不远处的云在动，他以为塔吊倒了，就赶紧往下爬，之后好几天都没缓过劲儿来。

楼层不断增加，塔吊也会随着施工进度不断升高，一直升到离地百米的高度。等建筑高了之后不用从地面爬，可以从楼梯上搭一个空中通道，但过这个通道的时候，又是对人胆量的考验。

夏天驾驶室铁皮屋晒得烫手

在今年6月中旬举办的全省建筑行业建筑塔吊司机安全操作职业技能竞赛中，王来春获得了金奖。王来春说，这都是常年的经验累积。

“砸啤酒瓶”考验了一个驾驶员的操作熟练程度，而“过山吊沙”则考验塔吊司机与指挥员之间的默契。有时候货物所落的位置是驾驶员视力所不及的地方，这就需要跟地面指挥进行配合，因为岗位的特殊性，所以必须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，眼力要好，听力也要好，哪怕是一个小疏忽，也可能会酿成安全事故。

塔吊顶上只有1平方米的驾驶室就是王来春工作的地方，中间一个座位，两侧各有一个操作杆，一边用于吊臂左右移动，一边用于上下升降。驾驶室的空间，除了驾驶员之外再难容一人站下。

每天早上7点半，王来春就会进入驾驶室，习惯性的检查塔吊零件后开工，中午11点之后下去吃饭，下午1点半再上来，直到下午5点半下班，如果没有加班的话，他基本上每天都在驾驶室待8个小时，爬上两次，爬下两次。

驾驶室不挡视线的地方都披着一层防护网，王来春说这是用来挡阳光的，塔吊顶上冬冷夏热，尤其是夏天，铁皮屋被太阳晒得都烫手，在里面就跟在高温大棚里似的，温度将近40℃，门窗全开依然汗流不止。

王来春说，建筑工地上的塔吊工很重要，塔吊一旦不工作了，下面的施工就难以进行，有时候工期紧，忙的时候连水都顾不上喝，上厕所也就只能在塔上解决。只有等楼主体都封顶了，在设备安装阶段，塔吊工才能稍微轻松一点。



塔吊工人就在这个不足1平方的“铁皮屋”里工作。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

记者手记

感受城市的另一种美

在记者表示想爬塔吊体验一下的时候，王来春开始时没有同意，他说这并不是件“好玩”的事。看记者决心已定，他也没再阻拦，只是反复提醒，“慢一点，往前看，别往下看”。

说实话，有种被小看的感觉，然而往上爬了三四层之后，就体会到完全不是那回事了。在本就狭窄的空间里，沿着垂直梯往上爬，以为自己已经爬很远的时候，抬头发现离终点还很远。一开始一下两三阶，后来伸手抓稳一阶，脚踩实一阶才敢继续，每爬一阶都小心翼翼。

等爬上塔顶的时候，真的是手脚发软，并非无力，而是没有在地面那种踏实的安全感，移动身子都得先抓紧身边的铁架。王来春已经完全没有那种紧张感了，他说爬塔吊已经熟悉的就像回家的路。

站在高空，眼里的风景由平面变成了立体。王来春说，从塔吊上往下看，会觉得潍坊确实很美，想自己参与了这座城市的变化，有种说不出的成就感。

本报记者 张浩

那时候北海路以东是一片农田

对驾驶员来说酷暑、寒冬并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最难熬的是枯燥、寂寞。按照规定，塔顶工作时是不能带诸如收音机一类的娱乐工具的，因为这个工作需要驾驶员注意力时刻高度集中，王来春说，在塔顶他几乎不让自己闲下来，因为手里的活一停，时间就很难熬。

这样的工作，王来春一干就是27年。

1988年，当时只有18岁的王来春听说有建筑公司招人，他就去了，那时候初中毕业的他已经在外闯荡了两年，应聘挺顺利，王来春成了当时叫潍坊第一建筑

公司的一名塔吊工。

刚进工地的时候，王来春用的是那种轨道式的塔式起重机，那是一种可以在轨道上来回移动的塔吊，“就跟火车似的”，现在已经见不到了。之后，塔吊就换成了固定式的，刚开始操作的时候，随着塔臂的摆动驾驶室也跟着来回晃动，以至于他睡梦中都有一种前仰后合的感觉。

那时候的潍坊市，高楼屈指可数，几乎到处是平房，鸢飞大酒店已经是比较早的高楼了，而现在的北海路以东，在当时更是一片农田，少有建筑。

从业以来，王来春参与过大大小小近30个项目，市政府大楼、电视台大楼的建设都有他。他回忆说，1993年以前，建设技术没有现在先进，当时盖一层楼要花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，现在基本上一个星期就能完成。当时的楼体浇筑所需要的水泥都是塔吊工一点点的吊上来才行，三天三夜倒班连续施工的场景也历历在目，他说那时候“是真累”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潍坊城变了大模样，当初跟他一起的工友们多已换了工作，公司名字也变成了现在的昌大建设，王来春还坚持在一线岗位上，轻摇操作杆，一点点改变着这个城市。